

新式標點

宣蘇遺事

宣蘇遺事  
卷之四  
四



## 陶樂勤先生序

我讀了宣和遺事，覺得有無限的感想。在平民思想沒有普及的時候，『富有四海，貴爲天子』無人不引爲樂事。那末，請他看看徽欽二帝的蒙塵生活，自由不自由？快樂不快樂？現今平民主義，總算有了萌芽，但有許多人們，尙在最高問題夢中生活，在軍閥夢中生活。安得有……遺事……遺事，來描寫失敗……的，失敗……的苦楚，使人們知道，這和徽欽二帝蒙塵生活無二。

我現在想無論什麼作品，終要詞句的組織，增一字不可，缺一字不好；對於語言文字的歷史傳習，也不可不顧。近來文字革新，已成一種潮流；但文字過於歐化，正如政治過於歐化的革新一樣，

與國情柄鑿。宣和遺事，有人說是中國小說的鼻祖，其他小說，大都取爲模範。敘述上極流利，詞句上亦極簡潔。我想，西人要求高深學問，須學拉丁文，我們要學小說，須讀宣和遺事。

一九二三，三，十一，樂勤序於上海秋社，

# 宣和遺事新序

俞 印 民

我們爲甚的要研究歷史？一般人的回答是：歷史是對於人類的進化，社會的變態，國際間的關係，和一切政治上，戰爭上，文化上，種種事實的紀錄。我們讀了歷史，我們便知道「過去」和「現在」的當中，曾經幾次「奮鬥」，「改造」，才有一種進化的優點。所以歷史，簡單說：「是切近「人生觀」的一種紀錄；也可算得是「人生史」。」

這話不差，誰也知道歷史是不能不研究的了。但是中國的歷史，往往有一種通病，譬如什麼「日蝕」「月蝕」「彗星現」……：……那種毫不關緊的事情，一篇之中，至少要夾叙好幾次；無論資治通鑑，綱目，都免不了的。因此，反把正史害糟了。或者因專制時代君主的壓迫，對於事實上，總不免多少隔膜——究竟魏收的穢史多，董狐的直筆少——我們對於歷史有這麼一類缺恨，我們不能不讀歷史以外的野史。

宣和遺事，是宋朝宣和靖康年間一種野史。這裏面寫的，便是：「徽宗怎樣失敗，

二帝怎樣蒙塵，金兵怎樣逼京，康王怎樣南渡……不但把宋朝的政治，外交；軍事，說得痛切詳明，便是那時的社會狀態，也赤裸裸的描摹盡致了。寫宋江是怎麼一副本領，寫李師師是怎麼一副人品，寫二帝蒙塵後，金人是怎麼一副殘忍手段；試問中國那一部歷史，能較寫得這樣沉痛透達？這的確是情文並茂的記實小史！

要說這書一定是歷史呢！却也不然。我們當他歷史讀，原可以的；但是我們當他政治史，外交史，戰爭史，風俗史讀，却也無可無不可。不過照我看來，還是當他一部宋朝亡國的慘史罷！

這書裏面，完全是語體文，要算是白話的鼻祖了。原先這部書分爲三集，在後又分爲『元』『亨』『利』『貞』四集，——向來是沒有圈點的。因爲從前是宋刻木板，所以裏面錯字很多。內中有幾闕小詞，按原譜調起韻來，失落好幾個字；我現在揣作者的意，略爲修正了些。不過幾種老規矩，便似什麼『日蝕』『月蝕』，因爲保存古書面目起見，暫不改竄。

我對於這書的批評，是隨看隨作的。一則表示我讀後的意見；二則這書本來是連枝帶葉的不分章節；因為便利讀者起見，所以特加批評，也為分明斷落的表示。至於所以加新標點的理由，不消說得，自然是文法上的關係；因此，使得讀者節省時間，也所以符合語體文的作法。不過我也是讀者一分子，並不是作者；我替作者代加標點，或不免有誤會忽略的地方，那就要請諸位讀者的指教了！

十一，六，九。序於泗水漁隱廬。

新式  
標點  
宣和遺事

俞印民評

暫時罷鼓膝間琴，

閒把遺編閱古今。

常嘆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親賢哲，

稔亂無非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茫茫往古，繼繼來今，上下三千餘年，興廢百千萬事，大概風光霽月之時少，陰雨晦冥之時多；衣冠文物之時少，干戈征戰之時多。看破治亂兩途，不出陰陽一理。中國

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慾也，皆是陰類。陽明用事的時節，中國奠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陰濁用事底時節，夷狄跳梁，小人得志；在天便有彗孛日蝕之災，在地便有蝗蟲饑饉之變；天下百姓，有流離之厄。這個陰陽，關係着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

且說唐堯虞舜是劈初頭第一個皇帝。看他在位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敢盤逸遊畋，不敢荒淫音樂。到得他揖讓傳禪時分，且道：『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好。』舜王那曾敢做慢遊傲虐的事？堯王告着舜王，使他休學堯王的孩兒丹朱，專事慢遊，專務傲虐；恃着強力，不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其他徒黨在家爲淫亂之行。故堯王不將天下傳與他，却分付與舜王了。舜王治世，舉八元八愷——共十六個才子，是有賢德名望的人，分布在朝——任了官職。却將共工流逐於幽州田地，將鯀放逐於崇山田地，將三苗竄逐於三危田地，將鯀誅殛於羽山田地；誅竄了這四個兇人，天下百姓，皆服其威斷。明四目，達四聰，末梢頭賢人在位，小人在野，朝綱自治。在位五十二年



，壽命一百一十二歲，將天下傳與禹王。至湯王時，爲諸侯，與葛爲鄰。葛君不道，苦虐其民，湯王伐之。東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却道：『湯王何故忘我，不來拯救？』黎民咸慕湯王之德。却有夏桀無道，寵妹喜之歡，將酒傾爲池水，將肉排爲樹林相似；日與兇徒沈酗於酒池肉林間，苦虐生靈。百姓怨道：『夏桀與日相似，這日幾時喪；亡我甘受其苦，不過情愿與他偕亡。』至紂無道，寵妲己，剖賢人心，置炮烙之刑，不修德政，不改前非。武王伐之，享國日久。傳位至周幽王，寵褒姒之色；爲不得褒姒言笑，千方百計取媚他，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諸侯皆道是幽王有難，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却無他事，只是要取褒姒一笑。後來眨了太子，廢了申后。申后怒，會犬戎之兵，來伐幽王；諸侯不來相救，遂喪其國。有詩爲證，詩曰：

『恃寵嬌多得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祇知一笑傾人國，

宣和遺事

不覺胡塵滿玉樓。」

又楚國靈王寵嬪嬙之色，起章華之臺，苦虐黎庶；遣平王所追逐，死於野人申亥之家。有詩爲證，詩曰：

『茫茫春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苦好奢；

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嬪之色，沈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躲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隋兵搜出，亦遭其虜，其國卽亡。有詩爲證，詩曰：

『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恣驕奢？

不知卽入宮前井，

猶自聽吹玉樹花。」

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殺父，誅兄，姦妹，無所不至，寵蕭妃之色。蕭妃要看揚州景致，帝用麻胡爲帥，起天下百萬民夫，開一千八里汴河；從汴入淮；從淮直至揚州，役死人夫無數，死了相枕。復造龍鳳船，使宮人牽之；兩岸簫韶樂奏，開百十里之遠。更兼連歲災蝗，餓死人遍地，盜賊蜂起，六十四處烟塵，一十八處擅改年號。李密袒臂一呼，聚雄師百萬，占了中原。煬帝全無顧念，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斬煬帝於吳公臺下，隋國遂亡。有詩爲證，詩曰：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回。」

其國有唐秦王世民，行仁布德，滅六十四處烟塵，遂建都於長安，以制太平；後來

爲唐明皇。爲孩兒壽王取楊家女孩兒名做玉環的爲妻，明皇一見玉環，生得有傾國之色；背後使人喚玉環出家，爲女官道士；後來宣入宮中，封爲妃子，寵幸無比。真個是：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

那明皇寵愛妃子，春從春遊，夜專夜寢，從此荒淫，每日更不坐朝聽政。爭奈那妃子與安祿山私通，却抱養祿山做孩兒。明皇得知，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做了節度使。那祿山思戀貴妃之色，舉兵反叛。真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無計奈何，只得帶領百官走入蜀川，躲避了祿山。行至馬嵬驛，六軍不肯進

發，把那昔妃使高力士將去佛堂後田地篡殺了，諸軍且跟着明皇入蜀。後來明皇那兒，子肅宗恢復兩京，再立唐家社稷也。

今日話說的，也說一箇無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無度，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壞了，父子將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真不是容易也！

（評語一）專制時代的人民，完全立於奴隸——毫無責任心——的地位；幾千萬生命財產，都付託皇帝一手包辦。所以一國的興亡成敗，全憑着皇帝心術之邪正。作者劈頭提出堯舜禹湯四個賢主，接着又把夏桀商紂周幽王楚齊王陳後主隋煬帝唐明皇七個無道的君主，拿來比較，引起宣和破國亡家的慘劇；也見得當時貴族政治的建設，實是危險萬分。這便是本書開卷明義第一章。

今有康節先生做八句詩，道得好；他的詩曰：

『自古禦戎無上策，

惟憑仁義是中原。

王師問罪固能道，

天子蒙塵爭忍言。

爾晉亂亡成茂章，

亡君屈辱落陳編。

公閱延廣何人也？

始信興邦亦一言。」

此詩是康節左袒吟，豫先說着個宜和靖康年間識語麼？當初只爲五代時分，天下荒  
荒離亂，朝屬梁而暮屬晉，干戈不息。更兼連歲災蝗，萬民遭塗炭之災，百姓受倒懸之  
苦。爲此後唐明宗夜夜焚香告天祝曰：「我乃胡人，不能整治天下，願天早生聖人，撫  
安黎庶。」此上感得火德星君霹靂大仙下界，降生於西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宅——生  
下一個孩兒。當誕生時分，紅光滿室，紫氣盈軒。趙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匡胤。幼與小  
童戲於街檻，好布陣，行伍肅然，人見而異之；及年當弱冠，有大志；少遊關西，行到

處，除兇去惡；長治華夷，民安國泰。自陳橋兵變，柴皇讓位，在位十七年，天下太平；消鎔軍器爲農器，毀折征旗作酒旗。太祖一日，收平江南，有徐鉉奉使至太祖殿下，盛誇其主能文，因誦其詩。太祖道：『此詩，村教書語耳。』因道：『我少時有詠日詩。』道是：

「須臾捧出大金盤，

趕散殘星與明月。」

徐鉉聽得這詩，大服太祖志量。後來人以爲應大金破汴梁之讖。太祖傳位與太宗。太宗欲定京都，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名搏，表字圖南的，精於數學，預知未來之事，宜至殿下；太宗與論治道，留之數日。一日，太宗問：『朕立國以來，將來運祚如何？』陳搏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不思不久長；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宗再三詰問，搏但唯唯不言而已。在後高宗中興，定都杭州；蓋將前定之數，亦非偶然也！太宗之後，傳位於真宗仁宗英宗幾個賢君。

且說英宗皇帝治平年間，洛陽邵康節先生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閒行；忽聽得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先生道：「洛陽從來無杜鵑；今忽來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過二年，朝廷任用南人爲相，必有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聲，何以到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氐自北而南；將亂，地氐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氐至矣！禽鳥，氐之先者也！春秋有云：『六鶴退飛，雉鶴來巢。』皆氐使之然也。」

英宗升遐，神宗卽位。神宗是個聰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綱小紀，一一要從新整理一番，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亮的，薦那王安石爲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拜相。正宣麻時分，有唐介做著諫官，上疏論奏：「王安石泥古迂儒；若用爲相，必多更變，重擾天下。」那時有呂誨亦上疏彈劾安石，其略云：

「臣呂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于皇帝陛下：臣仰觀公朝，除王安石爲相者。臣切謂安石每遷小官，遷避不已；及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



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卽位，則有金鑾侍從之樂。好名嗜進，見利忘義。凡在經筵，力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下之分。又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發疽而死。奏對強辯，陵轍同列。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制置三司條例，兼領兵財；又舉三人勾當，八人巡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區區愚忠，切以爲安石決不可用。若用之爲相，必變更祖宗法度，以亂天下。欲望聖慈允臣所奏，將王安石新命寢罷。宗社幸甚！伏取進止。」

奏上，神宗不報。安石居相位，專務變更；一日，奏行青苗法，差李常孫覺等，往河北諸路，俵散青苗錢：第一等戶，十五貫；第二等戶，十貫；第三等戶，五貫；第四等戶，一貫五伯；第五等戶，一貫。青苗在田時分，俵散到；收成時分，催納。十分供一分爲息。當有銀臺司范鎮上疏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表云：

『臣范鎮謹奏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爲。青苗在田，已估其直；收斂未畢